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 的几个問題

論邹化政与修正主义

匡亞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03/33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

——論部化政與修正主義

匡亞明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土山灣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2 5/16 字數 46,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統一書號：2074·138

定 價：(6) 0.20元

封面設計：任意

序 言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也是我再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我用对比的方法，結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又学习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样学习的結果，使我更加确信，毛主席的每一著作，都是当代最伟大最精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这些經典著作，都将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經典著作一样，永远在人类历史上保持着不朽的生命力。在这个問題上曾經流行过而且現在还在部分同志中流行着的“厚古薄今”的錯誤观点，是十分有害的。本書第五节——駁“停滯論”中，列举中国共产党在十个方面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十个方面又都集中表現在毛主席的著作中。这样写的目的，除了駁斥右派修正主义的謬論外，也是对部分同志中还流行着的“厚古薄今”的錯誤观点的当头一棒。全面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作为綱，展开一个羣众性的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唯物論和辯証法的运动，将成为当前貫徹总路綫推进社会主义建設更大跃进的決定性动力。其原因就在于“理論一旦掌握了羣众，就成为物質的力量”了。

邹化政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在知識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識分子中，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此，选择邹化政作为“对立面”加以批判，在知識分子中

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事情。为了使讀者較全面地了解邹化政修正主义观点的面貌，特将邹化政的两个有代表性的发言作为“附录”，附在書后。

在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曾试图一面批判邹化政的修正主义观点，一面相应地正面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几个問題。小册子出版时采取了现在的名称——“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几个問題”，把原来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二期上发表时所用的題目“論邹化政与修正主义”作为副題，即基于此。但因学識不足，經驗不够，時間匆促，一定做得很差，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写作中得到許多同志的帮助，謹此致謝。

匡 亚 明

1958年9月7日在吉林大学

目 次

一 問題的提出·····	1
二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3
三 理論与实际(实践)·····	9
四 理論与政策·····	17
五 駁“停滯論”·····	23
六 駁“分工論”·····	40
七 无产阶级的权威、領袖与虛无主义·····	49
八 邹化政的道路·····	55
附录的話·····	60
附录一：邹化政1957年4月16日在高教部沙林同志召开的 长春市大专学校政治課教师座談会上的发言 (摘要)·····	61
附录二：邹化政1957年5月18日在东北人民大学党派和 无党派教师座談会上的发言(談关于政治理論 觀的几个問題)·····	65

一、問題的提出

邹化政是东北人民大学(現在的吉林大学)的一个青年哲学講師,是一个有了十年党齡的党员。党从各方面培养他,为他創造很多有利于学习的条件,他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工作者。但他辜負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不仅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許多原則性問題上掉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而且在右派向党进攻时,竟站在右派的立場上,向党进行了污蔑性的攻击。理論上的修正主义和政治上的右派是一脉相通的,于是他就确实墮落为理論上的修正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右派分子了。本文重点,主要是放在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上。邹化政的修正主义,又和他的严重教条主义分不开,为了彻底清算他的修正主义,也就不得不同时提到他的教条主义。

邹化政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观点,在許多知識分子当中可能有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共鳴。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在邹化政身上,正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些知識分子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各种錯誤思想——教条主义思想和某些修正主义傾向。例如,認為学习理論只有讀書;認為学习理論可以不用联系实际;認為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自然科学一样,可以不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結合起来(其实就是学习自然科学也不是与改造思想无关的);認為

大部的厚著作才是理論，党的政策性決議指示不算馬克思列宁主义，薄薄的小冊子不算理論著作；認為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只是供書齋玩賞的对象，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发展，似乎也只是書齋里鑽研書本就可以做到的，从而完全閹割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实际斗争并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性和斗争性……等等。这些思想中大量的的是教条主义性質，部分的是修正主义性質，但集中表现在邹化政身上，再加上他在政治上的右派立場，就起了質的变化而成为实在的修正主义了。因此，彻底批判和清算邹化政的修正主义思想，对促进广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对純洁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工作者的队伍、对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工作的質量，都是有好处的。

要实现毛澤东同志变毒草为肥料的指示，是必須經過艰苦的耐心的劳动的。邹化政有相当数量的講稿、手稿、发言稿和旁人給他作的記錄稿。邹化政是崇拜黑格尔的，但他沒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有益的东西，却学了不少“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列宁語)，晦涩的文字和概念游戏，充滿了他的上述稿件之中。为了弄清楚他的思想面貌，我不得不耐心認真地研究以上材料，以便按照他自己的“思維邏輯”，捕捉他的真实观点和思想實質。在研究过程中，也更体会了康生同志在历次报告中都強調提到的一段話的意义，大意是說：必須好好研究全国的、本地的、本校的右派分子的言論，不如此，就不能实现毛澤东同志把毒草变成肥料的教导，就不能在理論上进一步駁倒右派、教育羣众、提高自己，也就不能很好地組織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教育課程，这一工作应好好当作科学研

究来进行。这段話給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認为这样的研究工作,确是十分必要的。但对我來說,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与其說已有什么結果,还不如說只是开始。本文如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就是我的最大愿望了。

二、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东西。二者在性質上是有区别的,但二者之間也并没有鴻沟在横隔着。它們在認識根源上,都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論的产物,而在社会根源上,則前者一般地反映了小資产階級立場,后者在現时則彻头彻尾地反映了資产階級立場。它們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敌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党的敌人。二者都要反对、都要打倒。但目前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曾經利用了修正主义作为进攻的武器,国际帝国主义眼前則在拚命利用这一武器进行反共叫囂。因此,坚决反对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同时也不放松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目前我們在理論战綫上的首要任务。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曾高呼反对教条主义,他們反的实际上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利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来反对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和党的立場的人。他們污蔑說,哪里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領導哪里就会产生教条主义,要彻底反对教条主义,就要取消馬克思列

宁主义和党的领导。他们高喊：“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邹化政也口口声声反对教条主义。他反的实际上更不是教条主义(因为他自己的教条主义比任何人只有更多些)，而是利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原则，并反对坚持这些观点和原则的人。

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上自以为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自以为忠实于党的原则，象教徒忠实于“圣经”一样，从字面上把每一条原则都僵化起来，不顾实际情况如何，墨守着片言只语，硬往实际上套，而自己还以为这就是热情进行了革命斗争或实际研究工作呢！这种教条主义是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性、片面性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一种“忠心耿耿”的教条主义，其缺点主要是方法不对，主要是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思想在作怪。犯这种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只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并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是可以清醒过来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另一种教条主义是只抱书本，不但不接触实际，而且根本不愿意解决实际问题或研究实际问题，甚至轻视实际问题或研究实际问题。这种教条主义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脱离生产、轻视实际、害怕斗争的劣根性，用旁观的态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当作古董来玩赏。这种教条主义最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犯这种教条主义毛病的人，经过长期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也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是可以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但要比前一种教条主义者作更长期、更艰苦的努力。两种教条主义都对革命有害，都要克服、反对，但后一种教条主义则更

坏、更頑強。邹化政在还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就是属于后一种性质的教条主义。由于他严重轻视实际、脱离实际，并拒绝党和许多同志的帮助，他在入党后不但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在教条主义的泥坑中愈陷愈深。这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结合起来，特别是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立场一结合起来，便必然成为修正主义。邹化政的修正主义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邹化政身上，在沒有形成修正主义时，教条主义是大量的、主要的，修正主义一經形成，教条主义就成为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了。

邹化政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还没有来得及“創造”出成套的修正主义的“体系”来，例如象已往的考茨基、当代的南斯拉夫领导集团那样，但作为一个以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任务的哲学講師，他竟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頑強地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相对抗，这也就使我們不能等閑視之了。

邹化政在哪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上坚持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呢？就其主要的来講，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哲学中的党性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為，无产阶级的哲学，辯証唯物論哲学，必須貫徹党性原則，任何忽視党性原則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只有自始至終地在辯証唯物論哲学中渗透着党性原則，才能使它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服务，才能使它更好更健康地得到发展。党性原則是推动辯証唯物論哲学发展的动力，只有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老爷們才会指責党性原則似乎是束縛了哲学发展的“讨厌的东西”。邹化政正是这样来指

實党性原則的。邹化政在不能把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幌子下，用把党性溶化在科学性里面去的手法，實質上否定和取消了哲学的党性原則。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显明的党性是处于不可分割的統一中的。如果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則不以忠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科学性为前提，那它就不能体现无产階級利益的要求。什么叫党性？概括說，党性就是坚定的无产階級立場，显明的辯証唯物論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和高度的組織观念这四者的統一和集中的表现。但邹化政所講的党性与科学性的融合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在不承認党性原則的前提下來談論科学性的，以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厌恶在辯証唯物論的研究中提到“党性原則”的字样。他說：“当某一同志在开始研究問題时出了錯誤，这没什么了不起，給指出来就可以了，不应当在这时候就給扣上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帽子，更不能用政治性、思想性、党性不強等概念，从而联系到品質問題。这个問題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工作者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否則，誰还敢于在学术上創造性的发表意見呢？”^①这就是說，“出了錯誤”，不管是何种性質的錯誤，都不能用党性不強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批評，如果用了党性不強的概念，就要影响創造性的发表意見。試問，邹化政为什么这样惧怕和討厭党性原則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要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脫离开党性原則的軌道，这样，就使它不再是为无产階級及其先鋒队所掌握的进行斗争的銳利武器，而成为

① 見本書“附录二”。

資產階級所歡迎的無害的玩藝了。

厭惡和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中的党性，這就是鄒化政修正主義觀點的第一個表現。

第二，關於對待舊哲學遺產的態度問題。鄒化政對馬克思以前的一些舊哲學家，如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從愛好發展到了崇拜的地步。他甚至說出這樣的話：“在一百年之後，一定能出現象費爾巴哈、黑格爾、康德那樣一種在哲學發展上起一定作用的哲學家，而且就成就說，也許要超過現在一些領袖對哲學的成就。”^①請看，這是何等荒唐的奇談！我們認為，適當估計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前的舊哲學家的意義，批判地吸收他們著作中有益的東西，是應該的，必要的。但他們畢竟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舊哲學範疇，把他們估計得超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加以無原則的崇拜，這樣，鄒化政在對待舊哲學遺產的態度問題上，就完全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而墮落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去了。應該說，鄒化政所提倡並堅持的所謂“理論上展開”的觀點（下面要詳細談這個問題），實質上已是陷進唯心論泥坑的一種表現，這不能不說正是由於崇拜黑格爾和受黑格爾影響的結果。

以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態度去對待舊哲學遺產，這就是鄒化政修正主義觀點的第二個表現。

第三，關於哲學在實際生活和鬥爭中的革命的和戰鬥的作用問題。辯證唯物論之所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哲學，就因為它是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戰鬥性分不開的。辯證唯物論的革命

① 見本書“附錄二”。

性和战斗性，就在于它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共呼吸，就在于它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紧紧结合着。把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从哲学家的圈子中解放出来，使它走出哲学家的圈子，成为广大劳动人民都能掌握的武器，并用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and 指导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特别坚持的原则。辩证唯物论不仅是说明宇宙根本问题的普遍真理，同时又是说明日常生活和斗争问题的具体的平凡的真理；它不仅是说明问题的工具，同时又是解决问题、改造思想的最锐利的武器。邹化政却千方百计地企图抽去哲学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他把哲学神秘化起来，极力使它和实际相脱离，并以晦涩难懂、概念游戏为能事。他在讲课中，既很少联系当前我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又很少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即使联系，也只是皮毛的概念化的提上几句；而且顽强地抗拒执行党关于结合政治理论课改造学生思想的方针，并指责这一方针为教条主义。他说：“现在高教部和中宣部在编哲学教学大纲时还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这样作是不对的。……讲授哲学还有另一种方式，即以直接地传授科学知识为主”^①，这就充分证明他企图使哲学讲授变成和改造学生思想完全无关的东西，使哲学丧失了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的应有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于是哲学便变成了无关痛痒的所谓“纯学术”知识了。这当然又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

否定哲学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革命的、战斗的作用，抗拒党关于结合政治理论课改造学生思想的方针，这就是邹化政

① 見本書“附錄二”。

修正主义观点的第三个表现。

上述三个方面就是邹化政用资产阶级立场代替无产阶级立场所形成的在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主要表现。由此出发，邹化政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政策的问题上，在理论的发展问题上……总之，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就都不能不掉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修正主义泥坑里去了。

下面我们就来批判他在这些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三、理论与实际（实践）

邹化政首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和生命力之所在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了歪曲和反对。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理论和实际是必须密切联系的。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变成了空洞无物的东西。不论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其本身是否正确，都有待实际方面（包括实验）的考验来判定。理论的发展，也同样是研究、分析和总结实际经验（或实验材料）的结果。当然，理论一形成，又反过来成为指导实际斗争和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力量。这样，理论和实际，就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增长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在这个统一体中，实践又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永远保持其生气勃勃的生

命力和革命气概，就因为它一刻也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因为它始终不渝地坚持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请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怎样说明这一原则的重要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时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真实关系的概括表现，现时我们眼前发生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①

列宁说：“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只有在与真正群众的、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的。”②

斯大林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③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丰富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④毛泽东同志的另一个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⑤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已作为一条普遍原理反映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文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去了。宣言说：“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21页。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693页。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

和工人党應該堅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

由此可見，所有这些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是如何重視理論必須联系实际的原則，認為破坏了这个原則，就如同扼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命一样。

邹化政恰恰頑強地、千方百計地在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則。

在邹化政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掌握和发展，主要是把“原理的具体內容逐步加以理論上的展开”，为此，就“必須多讀一些書、多研究一些書”，“不強調讀書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这里，我們和邹化政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多讀一些書”的問題上。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是历来提倡要認真多讀一些書的，特别是老干部更应如此。过去延安整风后期規定了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就是提倡認真多讀一些書的具体步驟。我們和邹化政的分歧在于讀書的目的和方法上。我們認為書本知識包括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在內，都是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对实际斗争的一定阶段和一定問題的分析、總結和概括，因此，在閱讀時必須联系历史实际和当前实际，在比較历史实际和当前实际的异同中，学会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找出指导当前运动前进和解决当前斗争問題的方法，同时不断总结当前运动和斗争的經驗，用以丰富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原則。这就是我們讀書的目的和方法。邹化政則不然。邹化政的兴趣，他的宗旨、目的，就只为了讀書，讀書就是一切，理論就是目的。在他看来，讀書就是学理論，学理論就是为了发展理論，因此，多讀書就

能发展理論。我們的方針是从实际到理論再到实际。邹化政的公式却是从理論到書本再到理論，或从書本到理論再到書本。請看他自己的說明：

“一个原理所具有的内容展开来是相当丰富的。我們往往只对一个原理了解的很簡單，甚至只記住一个公式，而对具体内容却不能加以展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无论怎样的运用实际材料，无论你怎样的注意联系实际，也是克服不了教条主义的。”他还十分慨叹地说：“这种教条主义往往以能理論联系实际的能手自居，而对力图使原理的具体内容逐步加以理論上的展开的作法表示不滿，說这就是概念化的教条主义——把概念化和理論上的具体展开混为一談，这是有些冤枉的。”①

我看这句话对邹化政是一点也不冤枉的。我們不妨来看看他自己所作的“力图使原理的具体内容逐步加以理論上的展开”的实例。

例一。

“原理”：“本質与現象的相互关系是本質与現象双方所共同具有的。”

对这一“原理”的“理論上的展开”：“本質与現象之間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們叫相互关系。在构成一个事物的本質的东西中，也就是說，在这个事物的本質性中就表现着本質与現象的关系。反过来，在构成一个事物的現象的那些东西中，从这些东西的現象性中来看，也反映着本質与現象的相互关系。这就好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相互关系一样。在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中和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性中有相互关系，二者具有共同的内容。二

① 見本書“附录一”。